

# 台海战史

余默  
著

演义

4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台海战史演义

余默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海战史演义/余默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95-354-1

I. 台... II. 余... III. 郑成功收复台湾 IV. K248.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96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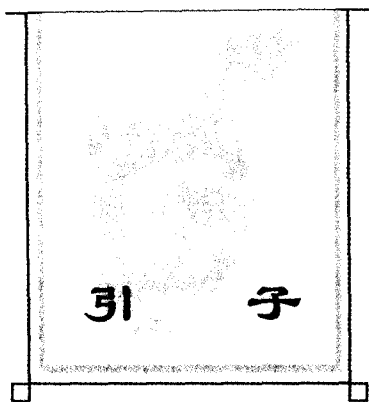
## 台海战史演义

---

作 者 余 默 著  
责任编辑 祝 松 责任校对 马玉凤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354-1/K·76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的历法与西方之迥异,大抵在于西历是以耶稣诞生年为零点的一条数轴,而中国的纪年却是一个原点不确定(当然,按传统的说法原点应该在黄帝元年,可黄帝本身是真人还是图腾尚未可知)的坐标轴,纵轴是皇帝定的年号,横轴则是干支组合、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农历。

这套沿用了几千年的历法繁杂、腐朽的弊端是一目了然的,新中国坚持不设年号,而改用公元纪年。但是农历却被保留了下来,因为与西历单一直线型的纪年相比,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们,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公元 1644 年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从简单数字上根本看不出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就在这一年的 7 月,英国的克伦威尔指挥他的议会军在约克镇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史称约克镇大捷或马斯顿大捷),最终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从而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

而在中国,这一年便是为后世众多文人学者咏叹的甲申年。那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农民起义领导人——闯王李自成率军攻克了北京,被奉为正统的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之上,接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为了泄私愤而引清军入关,致使中原大地沦入另族的铁蹄之下,而整个中国也在改朝换代的阵痛中呻吟。

按照史家的理论,明朝在崇祯死后就已经灭亡了。虽然,此后陆续有几个皇帝登基,但都是只有年号没有庙号的,不算是真正的传“宗”接“代”。但是也有人认为,明朝的历史在 1644 年并没有结束,理由很简单——陪都南京还没有被外族占领。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南京有着其他都城所不具备的特殊的人文、地理优势,所以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挽救过多个在中原失势的朝代,使其免于灭

亡,并走向中兴。在明代,南京的地位更是不同以往,它不但是开国的旧都,而且即便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依然作为“留都”被储备下来,南京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地位上竟似与北京等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南京在明朝会有这样的殊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朝开国的几任皇帝对北方蒙古的侵扰心存忧虑,对能否在北方站得住脚没有信心。有意思的是他们竟在南京备份了一个太学,以为储备人才之用,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即便在今日也是令人惊叹的。

这些准备终于在二百多年后起到了作用,崇祯帝刚死不久,南京的大臣们便拥立了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年号为“弘光”。这位福王乃是在洛阳被李自成擒杀的福王朱常洵之子,本来是逃往南方的,却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倒真无愧于他“福王”的封号。但也正是这位弘光皇帝,把他的先祖苦心布置的一切全都毁于一旦。





目 录

引子//1

**第一卷 知向谁边**

- 第一回 昨夜西风凋碧树//1  
第二回 争渡,争渡//12  
第三回 烽火扬州路//25  
第四回 江山无觅仲谋处//38  
第五回 金风玉露一相逢,却赢得仓皇北顾//48

**第二卷 转战天南**

- 第六回 夜来幽梦忽还乡 无处话凄凉//61  
第七回 忍见龟蛇锁大江 最是断人肠//71  
第八回 断鸿声里尽斜阳 可怜千万嶂//82  
第九回 出师虽捷终归丧//92  
第十回 长安西北望 唯有泪千行//104

**第三卷 力挽狂澜**

- 第十一回 荒野孤军不自哀//121

- 第十二回 尚思为国戍轮台//133  
第十三回 胡马阴山入梦来//144  
第十四回 且放白鹿青崖外//157  
第十五回 待得澄清万里埃，一唱雄鸡天下白//171

第四卷 赤县重圆

- 第十六回 万里扶桑早挂弓//183  
第十七回 柔远初非黩武功//195  
第十八回 水犀军指岛门空//215  
第十九回 羽林奏捷月明中//236  
第二十回 封疆裂土国为重，耕凿从今九壤同//268



2

1. 万里扶桑早挂弓 回一第  
2. 柔远初非黩武功 回二第  
3. 水犀军指岛门空 回三第  
4. 羽林奏捷月明中 回四第  
5. 封疆裂土国为重，耕凿从今九壤同 回五第  
6. 南天鼓吹 卷二第  
7. 胡马阴山入梦来 回六第  
8. 且放白鹿青崖外 回七第  
9. 待得澄清万里埃，一唱雄鸡天下白 回八第  
10. 万里扶桑早挂弓 回九第  
11. 柔远初非黩武功 回十第  
12. 水犀军指岛门空 回十一第  
13. 羽林奏捷月明中 回十二第  
14. 封疆裂土国为重，耕凿从今九壤同 回十三第



## 知向谁边

### 第一回 昨夜西风凋碧树

两晋以来,江南日渐繁华,时历唐宋,更成为富甲天下之地。宋人柳永曾有词咏杭州胜景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当年金朝皇帝完颜亮,便是看了这阙《望海潮》,对江南美景向往成狂,竟不惜冒险伐宋,虽然兵败身死,倒也给江南形胜留下了有力的佐证。

时值明朝末年,南京已做过九个朝代的都城,繁华自然更胜杭州。这一日正值元宵佳节,华灯初上,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早已挤满了赏灯的人们。奢华甲于江南的秦淮河两岸,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大家都在争着看河上装扮的五颜六色的花船,这是秦淮名妓们招徕达官显贵和富家公子前来玩乐的场所,这么多年来业已成为南京城里的一大景观。这时,大大小小的花船已经布满了整个河面,船上的灯光把河水染得如金汤一般,一阵阵丝竹之声伴着船上的笙歌艳舞和不



时传来的哄笑，引得岸上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张望，希望能看到美女们的一鳞半角，好一派升平景象。谁又能猜到，这是个重建还不到半年的小朝廷的陪都，而在北方不远的地方，便驻扎着几十万虎视眈眈的清军。

“快看，好大的一条花船！”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众人齐向河中望去，不由得眼前一亮，果然见远处暮雾中缓缓驶来一条巨船。只见这船长足有二十余丈，宽也有五六丈余，这规模实属罕见。再看那船上建筑更是富丽非常，花团锦簇之中竟是雕梁玉柱、游廊照壁、楼亭榭阁一色不缺。最妙的是满船皆挂着各式彩灯，每一盏都是稀世珍品。此情此景，引得众人阵阵喝彩，更有人高喊：“这是嫦娥仙子驾月船下凡与民同乐了！”

“呸，没见过世面！”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大声骂道，“这哪里是仙船，分明是‘十间楼’花魁的画舫，想当初老子富贵的时候就上去坐过，那花魁长得……啧啧！”此时，他穷得衣不蔽体，还在回味当年豪态，实是憨态可掬，众人也都忍俊不禁。眼看那画舫越驶越近，人们不禁骚乱起来。南京的老少，哪个没有听说过秦淮八艳中白门柳色的大名？只因二人从良已久，太家正恨此生无望一近芳泽，不意今日竟能见到她们的游船，至此人们哪有惜命的道理，都争先恐后地挤向岸边，恨不得跃入水中，仿佛只要离得二位美人近些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转眼间，船儿已驶进了河湾中央，船上欢笑取乐之声纷至沓来，岸上围观的众人只恨自己人穷命贱，不能上船一睹芳容。忽然一阵清脆的琵琶声响起，一曲弹来真个似珠落玉盘，银瓶水迸，听者无不陶醉。原本喧闹的秦淮河霎时间鸦雀无声。

琵琶歇处，只听得一个女子清越的声音唱道：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这句一出，众人不由得齐声叫好。辛弃疾的这阙《青玉案·元夕》可算是千古佳作，早在南宋年间便有人配了琵琶谱子，传唱了四百余年，江南市井之人也已耳熟能详，何况此刻花船之上，又尽是富家公子、文人雅士，平日里听这曲子何止千遍。但今日听唱，实与往日不同，有人戏称此行图的是“三好”——琵琶弹得好，曲儿唱得好，人长得更好。可座中也有几个深谙音律的人微微有些疑惑，怎的这曲调中透着一丝凄苦之意？心下纳闷，不免要抬头看那弹曲之人。

这一看不觉眼前一亮，原来弹曲的是一位容貌极美的女子，年龄约莫二十出头，面若羞花、肌如凝脂，一双手更是像美玉雕成的一般，真个美得叫人心里打突。可是她生得却十分娇弱，好像便是把琵琶也能压坏了她似的，更加上她面露愁苦，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免要心生怜惜之情。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娇媚女子，眉目间却隐隐透着一丝倔强，仿佛如寒风中的弱柳，虽则将死，也要争得一抹绿色。但见她续续弹奏，曲声转柔，如清风拂面、流云过眼，一个板眼过后，只听她曼声唱道：

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唱到这里，那丽人不知想到了什么，似乎无法再启朱唇，下一句竟迟迟唱不出来。众人更是纳罕，却见她柳眉紧蹙，杏眼含泪，樱唇颤颤，竟似有说不出的苦楚，叫人黯然神伤。不过这一顿也就在一刹那间，琵琶声又自响起，竟是她自出心裁加了一段间奏进来。只见她时而轮指如飞，时而轻拢慢捻。那曲调一会儿嘈嘈切切、如泣如诉，一会儿又似微风过塘，水波轻响。听得众人几欲醉去，识货的更是连连喝彩。这会儿功夫，那丽人已是略定心神，又续唱道：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唱到最后这句，琵琶声与曲声混成一体，更显得萧瑟悲凉，好似情与怨相互纠缠一样。那“处”字竟是唱得连绵不绝，似有无数心事诉之不尽。渐渐地，琵琶声越来越缓，终于寂然无声，歌声也随之戛然而止，令人竟有断肠之痛。

那丽人低头不语，眼中竟已怔怔地滴下泪来，天空中不知何时已是乌云密布，仿佛明月也不忍看到这样的情景。

过了好一阵儿，那丽人才用帕子蘸干了泪水，抬起头来勉强赔笑，但毕竟余悲不尽，禁不住心口一声长叹。便在这时，座中竟也有人轻叹了一声。众人只顾看那丽人的一颦一笑，谁也没注意。那丽人却听得真切，心中不觉纳闷，偷眼看时，原来是左首座中的一位青年公子。只见他生得一张国字脸，相貌堂堂，剑眉虎目，更显得气宇非凡，心道：这人是谁？竟比我那故去的卧子还要俊朗三分。他又怎会以叹作和，难道能知我心事不成？

正思忖间，右首座中有人鼓掌笑道：“好曲儿，果然不愧是秦淮八艳之首！”原来这丽人便是柳如是，三年前嫁给年届六十的东林党魁钱谦益为妻，也是一时轰动江南的新闻。今日是有意招待一些太学生游河，绝非卖唱，这座中更多数是钱谦益的学生，说起来柳如是要算他们的师母，居然有人称她为秦淮八艳，实在是无礼之极。柳如是心下拂然不悦，抬眼看去却识得此人乃是新任兵部尚书阮大铖的侄子阮全忠。那阮大铖曾是阉党一员，当过魏忠贤的干儿子，身为文人，阿附权贵，可谓无耻之极。崇祯初年被罢官，蛰居南京，不想弘光皇帝竟委以重用。他与内阁大学士马士英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一味弄权，残害忠良。柳如是见是此人也宁愿惹麻烦，索性不去理他。却听那阮全忠又自说道：“这曲子却好，只是小生不明白，今天是元宵佳节，普天同庆，又是柳姑娘请我们来赏月的。可姑娘唱的不是岳飞的《满江红》，就是苏轼的《念奴娇》，好容易盼到个应景的，在座的都知道，这阙词本是写男女相爱的柔情蜜意，却被姑娘演绎得如此悲切。恕在下直言，我觉得姑娘此举未免有些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之嫌。”

柳如是本来天生烈性，适才就在强压怒火，听了这话如何忍得，正待发作，却听一人亢声说道：“全忠兄如此坐井观天，才真的要贻笑大方了！”此言一出，在座众人无不吃惊，大家循声望去，都想看看以阮氏在朝中的权势，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出言顶撞。这人边说边起身站立，但见他面如丰玉，双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令人不敢逼视。柳如是看得明白，此人正是刚才作叹之人，只听他徐徐说道：“辛幼安这阕词虽然表面上看似抒情，实则是借写男女以喻世，表达他心中不愿随波逐流、攀附权贵的志向，也抒发了他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不思进取，一味粉饰太平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适才河东君此曲，实可谓切中要害、耐人寻味，有人竟自作聪明，妄称曲解，真可惜河东君的一番美意，却成了对牛弹琴了。”

阮全忠被他一顿抢白，竟是无言以对，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他阮家世代书香，自己平日里更是以大才子自居，居然被人笑作无知，可谓奇耻大辱！定睛看时，才认得此人乃是福建总兵郑芝龙之子郑森。此子虽然年方二十，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太学，从此才名播诸于世。其父郑芝龙一贯同情东林党人，而与马、阮不睦，只因他文武双全、手握重兵，更兼家财万贯、富甲天下，马、阮也颇为忌惮，因此才没有设计加害。想不到今天冤家路窄，小一辈的却在这里相遇了。

想到这一节，阮全忠打了个哈哈，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安南伯的公子，真是失敬失敬。一向听说郑兄才高八斗，今日方知闻名不如见面，适才高论让小生受益匪浅啊。可我总觉得纳闷，按说这家学渊源，阁下去做个海盗似乎更合适些，反正是老子干的营生，儿子接起手来也可以驾轻就熟啊。对了，听说令堂还是个扶桑女子，而郑兄还有个倭人的名字。说实话，我打小就爱听叔父讲戚继光灭倭的故事，每讲到杀死了什么龟田啊、什么狗吉丸啦，我就乐得打滚，笑这些倭寇真是粗鄙得可爱。今日佳节，郑兄何不把倭名说出来，博大家一乐呢？”

以郑森的暴烈性子，若在往日听了此等挑衅之言，恐怕早就火冒三丈，动手打架了。但适才听得柳如是几曲弹唱，尽是讽诵国运民生之作，要知他平日最是忧国忧民，看着国家一天天走向灭亡，而当朝者尚不自知，叫他怎么不忧急万分。这最后一曲《青玉案》更让他有了悼古怀今的共鸣，心下凄苦，所以才慨然作叹。而那阮全忠所说的虽然无赖，但却正中他另一桩心事。原来郑森之父郑芝龙，早年间去过东瀛，娶妻田川氏，夫妻恩爱，不到一年田川氏便身怀六甲。哪知不久郑芝龙谋反事发，被人通缉逃离扶桑，之后做了海盗，横行于东南沿海一带。那田川氏临盆之期已近，只因去了丈夫，每日间还要劳作，竟在一块石头上产下麟儿，取名“福松”，便是后来的郑森了。福松三岁那年，郑芝龙受明朝招安做了游击，始将郑森接回福建。这以后郑芝龙势力越来越大，到郑森二十岁这年已升任总兵，成为一流强藩。郑森不愿意靠父亲的荫蔽，要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太学，郑芝龙也十分赞成，于是就有了太学第一的佳话。然而郑森渐渐发现，朝廷里的官员选拔并不是看谁有真才

实学，而是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人们最看中的就是身份。像郑芝龙这样被招抚的将领，朝廷上下无不仍以海盗视之。郑森更是因为有个扶桑母亲，被人视为异类，注定在朝廷中得不到重用。眼看国之将亡，自己一身本领却报国无门，让他如何不悲痛万分。故而听到阮全忠一番冷语，郑森心下一阵气苦，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阮全忠见郑森在那里发呆，只道他真的怕了，哈哈一笑道：“怎么郑兄还不好意思了，想必令名更比我说的那两个还要有趣吧。”在座的大都是阮氏的拥趸，本来还忌惮郑森三分，见他并不还口，便跟着哄笑起来。

突然间“嘭”的一声巨响，如刀剑争鸣。众人皆是一惊，回头看时，却见柳如是站在那里，右手握一把精钢匕首，左手提着琵琶，那琵琶已然弦索俱断，她的手也被断弦割破，琵琶、衣服、地上到处血迹斑斑。再看此时的柳如是已气得柳眉倒竖、双目出火，神态甚是可怕。阮全忠本就是只纸老虎，看见这般光景，早就心生畏惧，颤声道：“柳姑娘，你……你要干什么？”

柳如是冷笑一声道：“我柳如是阅人无数，从没看见像你们这样的无耻败类。枉我一片苦心，还想借唱曲点醒你们，劝你们立志报国，也算是有目无珠了。今日断此琵琶，从此秦淮再没有柳如是这号人物，你们还不快滚！”

那班富家子弟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就吓得面如土色，听了这个“滚”字倒跟得了赦似的，船刚靠岸便一个个连滚带爬地下船去了。阮全忠下得船来算是安了心，回头大骂道：“什么东西！老子今天大好的心情，竟然被婊子和狗杂种扫了兴，真他妈的叫一个晦气！我呸！”众宵小在旁边随声附和，骂了一会儿，阮全忠自觉没趣，便悻悻地走了。

此时，其他的太学生为了避祸也下船各自去了，船上只剩下郑森一个人，仍旧呆呆地坐在那里。

早有在一旁伺候的丫环帮柳如是包扎好了伤口，又扶她回房换了衣服出来，却见郑森还是坐在那里出神，一班下人在旁边唤他，他却只是不应，众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柳如是见状不禁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她缓步走上前去屏退了众人，轻声唤道：“郑公子！郑公子！快醒一醒！莫要吓坏了影怜！”

郑森这才慢慢回过神来，长出了一口气，徐徐说道：“晚生无能，致使河东君受惊了！”说罢站起身来，长揖到地。

他这一起身可不要紧，只听得“喀喇喇”一阵巨响，一把枣木凳子竟然从中断为两半。这一来莫说在旁众下人被惊得瞠目结舌，就连郑森自己也觉得诧异，半晌才明白原来是自己刚才强忍怒气，却在暗自较劲，竟将好端端的整木雕成的凳子坐酥了。

柳如是却是面不改色，只是微微一笑道：“别的好说，只是这画舫是我姊妹寇白门姑娘那儿借来的，这船上的一切物事可都是她的。公子坐坏了椅子，我可是做不了这个东道。”

郑森听她开起了玩笑，想想也觉好笑，歉然道：“惭愧，惭愧！都怪晚生身子蠢重，甘愿受罚。”

柳如是轻轻一笑，随即正色道：“公子说笑了。刚才若不是仗着公子出来解围，影怜非叫他们辱死不可！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影怜是柳如是的雅号，如此相称，已然是不把郑森当作外人了。

郑森忙躬身道：“过奖……过奖！岂敢……岂敢！”

柳如是一面吩咐下人将碎屑清理干净，一面招呼郑森：“请公子移步内堂再叙。影怜还有些事要请教公子，还请公子赏光。”说罢，径自退入内堂去了。

郑森本待推辞，见柳如是已经把话说在了头里，无奈只得硬着头皮随小环进去。但见这内堂却不比外头的富丽堂皇，一色的朴素陈设——一张四角方桌、几只竹凳，仅此而已。柳如是一边吩咐丫环奉茶，一边招呼郑森坐下。

郑森说了声“叨扰了！”刚要落座，只听柳如是冷笑了一声，问道：“公子不肯进来，是不是嫌影怜出身青楼，怕玷污了公子的英名啊？”

郑森忙起身答道：“不敢！虞山先生是晚生的授业恩师，河东君乃先生的伉俪，郑森自当以师事之，怎敢有不敬的想法。只是郑森自幼少教，言语无味，而且存心报国，故不愿与女子相处，还请河东君见谅。”

柳如是笑道：“听公子言下之意，但凡与女子结交，便会耽误了为国效力，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公子可否解释一下，影怜愿闻其详。”

“晚生此言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我自幼读史，方知很多英雄豪杰之士皆毁于红颜。远的不说，我朝便有个吴三桂。想那断从前何等忠勇，竟然为了一个陈圆圆便铸下大错，引狼入室，日后必成为千古罪人。再有就是前朝经略洪承畴，堂堂一个三朝老臣，朝廷上下倚为柱石，松山战败被俘后本打算昂然赴死，竟被一个满人女子诱惑变节，屈膝投降，毁了一世的英名。就连……”郑森越说越激动，突然想起了什么，自知忘情，话已出口却硬生生咽了回去。

柳如是瞧他那副年少气盛的模样，心里觉得好笑：“公子正说到兴头上，怎么竟止住了？其实公子想说什么，柳隐也能猜得出来，就由影怜代公子说出来如何？”说着，竟真的摆出一副郑森刚才的神态，学着他的腔调说道：“就连我一向敬重的虞山先生，自从娶了柳如是为妻，也变得奴颜婢膝，竟与马士英、阮大铖妥协，甘心做他们的走狗，堕了东林党人的风骨。呵呵，公子你看柳隐学得可像吗？”

郑森本来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被她这般嬉笑一番，倒也出乎意料，直窘得面红过耳，不知如何作答，只能不住地说：“岂敢……岂敢……”

柳如是苦笑道：“你也不必瞒我。我虽然深在闺中，可我既不聋也不瞎，那些说钱牧斋为情事而放废堕落的传言我是早有耳闻的。而且若不是因为这个，我想公子也不会另投徐孚远为师吧？”



郑森被她说中心事，更觉无地自容，想要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那里低头不语。

柳如是慨然叹道：“其实历史一直以来都是男人的历史，女人被书写在历史上，要么是为英雄豪杰的事迹添上一抹艳色，要么便是为男人犯错误提供用以开脱的借口。就拿你所举的几件事来说吧。先说洪承畴，你说他本有殉国之心，只是受了美人的诱惑方才投敌，我却不以为然，试想他若是真的想成仁，兵败之后为何不自杀？被俘之后虽拒而不降，又为何不出声相抗以求速死？可见他不投降，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实则是在讨价还价。故而有没有皇妃侍夜他都会降，只不过皇妃来了他这个台阶更舒服些罢了。那吴三桂就更是如此了。闯贼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先帝曾多次召他回师勤王，他见闯贼势大，竟然罔顾君命，眼睁睁坐视君父死节，真可谓大逆不道了。他不愿背汉奸之名降清，本欲投靠闯贼，在途中却听到老父被杀、圆圆遭夺的消息，叹道‘一妾尚不能保，安能保住身家？’遂引清军入关。可知他所谓一怒为红颜，哪里是为了红颜，分明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着想。最可怜的就是圆圆，这红颜祸水的恶名，不知要背到哪年方休？”

郑森越听越觉得她说的大有道理，不禁边听边不住地点头。

柳如是略顿了顿，笑道：“至于牧斋与马、阮妥协的事，你没有骂错，正是柳隐出的主意。”

郑森一愣，不解地问道：“难道河东君不知道二贼欺君罔上、残害忠良、卖官鬻爵、压榨百姓的种种恶行吗？”

柳如是长叹一声：“我又怎么能不知道呢？恰恰是因为这样，影怜才更要劝牧斋与马、阮修好，入朝当那个礼部尚书啊。”

“这又是为何？”

柳如是见郑森一直站在那里，笑道：“公子请坐，待影怜将个中缘由细细讲来。只是有一样，这几张竹凳做工更细，比不得外面的结实，公子可要小心了。”

郑森见她旧事重提，不禁哑然失笑，气氛也比刚才缓和了许多。客套了两句以后，柳如是先开口问道：“请问公子，自我朝偏安于南京之后，形势非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糟。依公子之见，这症结究竟何在呢？”

郑森叹道：“河东君问起这个来，实在让人心寒。当今皇上即位尚不足半年，朝廷上下却已然是积弊如山了。要说症结嘛，一言以蔽之便是‘主既非恢复中兴之主，臣亦非匡扶社稷之臣’啊！”

“好胆色，说得痛快！”柳如是听罢不禁高声喝彩。

“要知历史上大凡能中兴帝业的明君，无不是克勤克俭，卧薪尝胆，无日不思恢复。可是当今皇上自登基以来，只知道搜罗天下美女以充后宫，更为寻壮阳之药得了个‘蛤蟆天子’的诨号。这样的皇帝遑论兴复，就连偏安也未必可得哩。再说马、

阮二贼，古今奸臣莫有能出其右者。最可恨的是，为求一刻偏安，居然与虎谋皮，公然承认借清兵助剿，还盛赞吴三桂‘借剿’的义举，晋封他为蓟国公。此举后果甚坏，中原沦丧自不用说，只怕被满人知我朝中无人、外强中干，而趁机图我。而我们那些领兵的将领们呢，一个个盘踞藩镇，却只知道喝酒作乐。别人不敢说，就说晚生的叔父，现驻京口要津之所，上次晚生随父拜望他时，也只见到一支军纪松弛、人心涣散的弱旅罢了。真的如此下去，国亡岂非无日了？”

柳如是拍手赞道：“说得好！我明白了，这次拜访就是你做那副千古绝对的背景吧。嗯，‘两舟并行，橹速（鲁肃）不如帆快（樊哙）；八音齐奏，笛清（狄青）难比箫和（萧何）。’果然对得绝妙！”

“河东君过奖了。”郑森正色道，“晚生只是深知时下各藩割据之势已成，却都只顾扩张自己的势力，争些个蝇头小利，殊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晚生实在打心眼里鄙视这些短视的军棍！”

柳如是点点头，说道：“适才公子对时局的分析可谓透彻，所谈所想也切中要害。可是照影怜看来这些还不是根本症结所在。”

郑森此时对面前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女子已然是满心敬佩，听她这么说，忙道：“请河东君不吝赐教。”语气甚是诚恳。

柳如是摆手笑道：“指教不敢当，只是影怜认为昏君、奸臣历朝历代都有，以宋高宗之昏、秦桧之奸，还不是创下了百余年的偏安？所以说我朝会有今天亡国的危险，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党争之祸啊！”

说到这里，柳如是神色更加黯然：“想当年东林党创立之初，反抗阉贼，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为的便是争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可是而今的复社诸生，表面上虽也标榜清流，誓不与阉党余孽为伍，凡人要辨忠奸黑白，凡事要争是非曲直。但实际上却连前人半点精髓也没学到，只留下个迂腐架子。更可恶的，是他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争权夺利，竟然暗地里勾结外藩，搞什么‘清君侧’、‘逐佞臣’的勾当。这样一来，便给本来就有野心的人提供了制造内乱的借口，一旦事变，就真的亡国的危险了。所以我才劝牧斋委身入朝，就是想借他的声望，化解两派矛盾，团结各方力量，共同维护社稷啊。”

郑森听到这里激动异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郑森驽钝，竟然看不出虞山先生一片苦心，请河东君代为求情，恳求先生再收郑森入门吧！”

柳如是吃了一惊，连忙扶他起来，笑道：“公子这又是做什么？当心我这船板也叫你跪漏了。你的事牧斋时常跟我提起，说你年少有才学，又有汤武之志，他日必成大器。他要是知道你肯再入他门，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依我看来，公子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拜师读书，而是研习兵法战略，准备投笔从戎。”

郑森面有难色，叹道：“这一节我也想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男子汉应该投身

军旅，报效国家。可是所谓兵以利动，只怕久历戎马，便会染上争权夺势、互相倾轧的恶习。”

柳如是道：“军队里陋习成风，这我也有所耳闻，但也并非人人都会因此堕落。远的不说，当朝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史督师，坐镇扬州，力主抗清，久在军中却一尘不染，百姓敬若神明，他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吗？”

郑森点头道：“河东君说得不错，可是放眼当今天下又有几个人能与史阁部相比呢？”

柳如是笑道：“公子何必过谦，我看足下就可以算一个。还记得我夫赠你的字吗？”

郑森正色道：“赐字之恩，如何敢忘。虞山先生送我的是‘大木’二字。”

“不错，‘大木’！牧斋从第一眼见到你就认定你将来必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唤你‘大木’，就是希望你能在国家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做擎天之柱，补天之石啊！”

郑森听罢，感动得热泪盈眶，以手抚胸道：“但教郑森有一口气在，定不辜负虞山先生的厚望！”

柳如是见他神情决绝，不像是随口应付，心下甚慰：“公子能如此真乃社稷之幸、百姓之福。其实要像史阁部那样出淤泥而不染也并非难事，只须时刻牢记为国为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影怜相信，只要大木公能以兴复大业为己任，就算终究保不住眼下这个朝廷，大明也还有希望。”说罢竟是星眸流波，凄然欲绝。

郑森见她如此模样，心下不忍，出声安慰道：“但教史阁部在，想亡我大明亦非易事。但等再过个两三年，新一辈英杰尽出，到那时横扫天下，又是一番崭新的景象。”

柳如是苦笑道：“不错，再过两三年，大木公也应该能成长为另一个史阁部了。可是我们哪里还有两三年时间啊？如今满清大兵压境，闯贼余孽未尽。朝廷派遣的江北四镇竟然互相攻伐，兴平伯高杰为人忠义、屡建战功，可是因为他曾是李闯的部将，竟为其余三镇屡加排挤刁难。叛贼许定国攻濉州，兴平伯向史督师告急，督师遣三镇驰援，他们竟然违抗将令、坐视不理，最终导致兴平伯兵败殉国。更可怕的是雄踞上流手握二十万大军的宁南侯左良玉，对朝廷早有不轨的图谋，随时可能发生变故。试想如此局面又怎么撑得过两三年呢？所以说我们是看不到大木公北定中原的那一天了。”

郑森默然，想到来日亡国惨状，低下头暗自神伤。

柳如是道：“其实公子也不必过于伤心，只要日后你能够团结抗清义士，挑起兴复明室的千钧重担，复国便大有可为。所以望你早做打算，用心筹备才是。若他日你能完成伟业，影怜在九泉之下也必感念公子大德！”

郑森起身深深一躬道：“若非今日河东君点醒，郑森此时仍旧执迷不悟，岂非要误了大事。从今往后，郑森一定发愤图强、立志报国，要学古人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时候不早，这便告辞了！”说罢转身下船去了。

柳如是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对天暗祷道：“若上天体恤我大明百姓，便叫此人成功！”

编者按：如果说秦淮八艳是明末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柳如是便是其中最为迷人的景观。柳如是名是，字如是，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她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五十年，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她能诗善画、敢爱敢恨、豪放洒脱、侠士之风的传奇才情世间少有；她有胆有识、洞察时局、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才智抱负不让须眉，令人肃然起敬；她以一个歌女的身份，不憚于和所谓的“君子”们平起平坐，甚至敢于当面羞辱、奚落他们，这份豪气更加是举世无双。怪不得大学问家陈寅恪要穷十年心血，用洋洋八十万言来著一部《柳如是别传》了。本书的作者原本是最厌恶旧式小说中动辄用才女佳人、妖冶媚优来塞责的。但是读了那段历史才发现，对于柳如是这个女子确实不得不大书特书一番，因为她实际上已经融入到那个动荡的岁月中，我们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中去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过分地苛责钱谦益的降清，讥讽他为“两朝领袖”，钱谦益更是在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被刻画成丑角。但是仔细想想就会看出，如果钱谦益真的如此龌龊不堪，心高气傲的柳如是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以身相许，并且在他身边一呆就是二十五年？要知道柳如是拜访钱谦益时才二十岁出头，正值年轻貌美、艳名远播的花样年华，而钱谦益已年近六十，从《白门柳》里那句“白个头发乌个肉”的玩笑看，那时的钱谦益早已年老肤黑，毫无吸引力可言。况且嫁给钱谦益以后，不但封建卫道士们痛恨这桩婚姻，钱谦益的儿孙们也认为是奇耻大辱，对柳如是十分仇恨。可见钱氏除了文采过人、学识渊博而外，一定还有常人所不及之处，才能令柳如是如此心仪。至于他没有自尽，也没有退而归隐山林，而是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作者认为肯定有他自己的苦衷，不能简单地用贪生怕死、贪图荣华富贵加以概括。

关于柳如是和陈子龙的恋情，小说在前人的基础上给予了延续和夸大，在后面的章节甚至至有“红拂夜奔”的场景，但这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据史料记载：“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这个与